

## 重新認識琦君

# 《琦君書信集》

汪淑珍 ◎ 親民技術學院講師



### 琦君書信集

潘希珍著;李瑞騰,莊宜文主編  
臺灣文學館/9608/527頁  
21公分/500元/精裝  
ISBN 9789860105032/856

在網路不流行的年代，書信成了文人彼此互吐心聲、共論創作、相互激勵、抒發情感的重要方式。臺灣現代作家的書信集近年來開始出版。這些書信集讓讀者得以在作家創作文本外，親炙作家的真實性情。

琦君在文本中流露的溫柔敦厚，總讓人難忘。在琦君病逝一年後，國家臺灣文學館委託中央大學中文系琦君研究中心蒐集琦君書信集，完成《琦君書信集》一書。藉由作家文物，認識作家的生活實錄、待人接物、處世態度，提供作家研究的背景材料。尤其「書信」是相當有價值的「史料」，因為作家從未想過書信會被披露，因此也更無須隱蔽自我。因而書信的公開，讓讀者能更深一步地認識作家的真實面貌。

琦君藉書籍文本型塑的是作家另一面

貌，而書信展現的卻是不加修飾的真個性。在《琦君書信集》中會發現琦君的真性情——她也是有愛恨嗔癡，也是飽受生活經濟窘迫所苦，不是僅如其懷舊散文文本中呈現的一派溫柔大量。我想這也才是真正的琦君！讀者若執意藉由散文文本推論作者與文本主人翁的吻合度，那是有待商榷的。

全書內容包括琦君與友人近四百封信。為使讀者增進對書信的了解，每一致函對象皆略作簡介，盡可能述及和琦君的關係。並由收信人述說她們對琦君的觀感。當然由書寫對象也可看出作家與各行各業的交往情形。對讀者的鼓勵、對朋友的知心直諍、對編者的繁複要求、對出版者的感謝 / 埋怨、對文壇的失望、對政府的不滿、對他人文章的犀利批判。

書中最多的信件是幫琦君出版多本書籍的九歌出版社社長蔡文甫先生和編輯陳素芳。編者與作家是文壇組成的重要成分。編者的表現、態度可藉由刊載文本或出版品看見；而作者對編者的感受則不易察覺，相關



資料亦相對較少。在琦君與蔡文甫、陳素芳往來信件中，可看出作者與出版者之間的往來情形，更可看出對於出版一事的理念磨合，書籍出版的種種協調溝通。此書信集為編者與作者的互動過程提供史證。

#### ◆ 對書籍誕生的要求

當然藉由這些書信也可了解出版者與編者對一本書所付出的心力，即如書名的選定、目錄的編排，都是經過多次商榷幾經斟酌而定案的。

如對書名的敲定：「1. 書名想了很久，所有文章好像都沒合適的，最後只選了（1）「有甚閒愁可皺眉」、（2）「青燈有味似兒時」與（3）「一回相見一回老」三個。考慮結果，覺得（1）太普遍，聽起來不容易懂，而且我的書有一本叫《煙愁》，愁太多了也不好。（2）的詩句又太普遍、太普遍了，用這的人很多，也不好。還是（3）「一回相見一回老」這句最平易，容易深入人心，我身在國外，年紀又大了，正是這份心情，而且此篇文章寫得很滿意。」、「一心想用「青燈有味似兒時」，這句子比較適合我的書的格調，讀者們大半愛看我念舊與憶兒時文章，希望蔡先生能接受我的建議。……書名固要通俗，但也得顧淡雅的氣氛。」、「書名請多考慮，您如一定不喜歡『春雪、梅花』，改了也好，我本來極愛此書名，被您一說，也猶疑了，尤其是看到《九歌雜誌》上『名家名著』欄張秀

亞的兩本書《湖水、秋燈》、《白鴿、紫丁香》，馬上對『湖水、秋燈』失去信心與興趣。如真想不出其他的，不如『一春風雨四重溪』，雖是別人現成名句，但也合我的書一貫風格，又比較具象親切。」

文章的目次排列也須細細評量，何篇在前何篇在後？「校樣已看完，隨函寄上。我看你將〈母親的手藝〉排在第一篇，而後順序而下。與我寄你的目錄次序不同。……因為沈文正好可以附在最後，不至有割裂之感，否則二文分開也不好，夾在當中更不好。」

對於書籍封面的設計商討經過：「你覺得『菜籃挑水』如何？很新鮮呢！與以往五字句、七字句都不同。封面可得想一下了，千萬不要灰灰的。如果『菜籃挑水』當書名，非常容易設計，畫個菜籃，幾株菜，水只是往下流不是很有趣嗎？」、「封面設計很淡雅。如能是淺綠底、深綠字，或淺藍底、深藍字，也許比淺灰底、深灰字看去不這麼素，不知你的感覺如何？」

由此可看出琦君對書籍的出版是很在意的，主動參與書名選定、目錄編排、封面設計。甚至非常在意書籍的銷售情形、廣告刊登狀況、或許生活的困窘讓她對書籍的銷售輕忽不得。「我平時收到讀者的信，無論老少，都是喜歡我懷舊與說童年的文章，因此我擔心此書寫童年部分不夠多；而寫旅居生活的，可能大家不一定有興趣。」、「書名就照蔡先生意思，用『母心，佛心』較好，現在國內信佛的人愈來愈多，凡是有『佛』

的書名，都比較受注意。」可見作者礙於銷路情形，不得不為迎合讀者的喜愛而書寫讀者喜愛的類型。不能恣意發揮自己喜歡書寫的題材。也反映出作者不得不對市場低頭的無奈。

### ◆ 對寫作理念的陳述

在書信集中有不少琦君論及人生觀與寫作原則之處。她說：「在小說裡用反諷無所謂，在散文中就有欠溫厚了。」、「凡事我都要做得合情合理，才能心安理得。」、「反正我的作品不慍不火、不罵不吹，有固定讀者，不暢銷不滯銷。」更透露書寫兒童作品的動機，竟是因為自認無法將自己的兒子教導好，轉而希望書寫兒童文學，對兒童有所貢獻。「我有很深的愁是因為我唯一的兒子——一言難盡啊！所以我想寫兒童文學是一種贖罪的心情。」

「其實我還有很多回憶文章可寫，例如滬上求學時代我一直未寫過，……如寫出來，礙於妹妹，也是我一直不寫的原因。大陸撤退前，杭州的混亂、國軍無力，散兵游勇的騷擾民房、金元券的節節下跌，人心惶惶，實在印象深，我都不曾寫，怕丟國軍與政府的臉。」琦君為顧全家人感受、政府顏面，有些創作素材還是會割捨不寫。

### ◆ 對臺灣文壇的感受

書中亦可看出琦君對臺灣文壇的種種現象相當失望、不滿，她說：「我覺得我的作品評價在讀者心中，而不在評審心中，評審

是誰當然我不知道。臺灣地方小，寫的就是評的，評的也就是寫的，那裡能客觀得了，無非以個人好惡來定高下。」、「臺灣的主編們，總不大想到與海外交流，除了美國那些所謂的『學人』，他們寄什麼登什麼，沒有感情，只有『技巧』，可是主編們就是權威崇拜，沒辦法。」

琦君文中的人物對悲痛總能以平靜之態娓娓述說，深沉傷痛潛藏在字字句句。對所有人／物總有寬大心胸。讀者定認為琦君即是這樣溫文祥和包容心強的人，然覽閱她在信件中的態度。發現她對其他文人創作的評語卻是直陳無諱的：「她（尤今）的新書《南美洲之旅》多姿多采，文情並茂，比三毛不知真實誠懇多少，因她是一片菩薩心寫文，不為文造情，全是真人真事。」、「尤今是南大中文系畢業，她去的地方多，但文章真摯，不像三毛做作、肉麻。」、「葉文可是否華嚴女兒？文章寫得真好，她談佛理非常生活化，深入淺出，不像林清玄的『玄』，太賣弄禪了，也寫得太多了。」、「《成功的秘笈》一書如此轟動，我特地託文範寄來一本，幾次三番也看不下去，有什麼特別？什麼『無皮卷』一點苗頭沒有，完全是空調格言。」

### ◆ 對臺灣出版界的喟嘆

「讀者愈來愈『氣短』，要看短文了，怎麼辦呢？」、「其他書局如洪範、爾雅的，也極力在封面包裝上求美化，這也是很重要的。」、「封面設計，各書店都施展本



領，散文不比小說，後者是看故事，而且已連載過，印象深刻，讀者要看；散文如浮光掠影，不容易與其他書競爭。……散文讀者與小說讀者水準也不同，前者較重視藝術。」、「出書真難，不出吧，長久就冷落了；出吧，新書一出就打擊了自己架上的舊書，只有新的可以有一陣熱，過一陣就冷了，以前的舊書讀者也不見得有興趣，因為熱門書太多，讀書也是趕新鮮的，所以我真想停筆了。」論及臺灣的出版現象，就連作家都想退隱了！

「可是國內對書的介紹文章，還比不了介紹電影明星的文章吃香呢！在美國，《紐約時報》每週日有一本專門介紹新書的附刊。」、「九歌較通俗化，洪範比較傾向學術與海外學人的作品。王德威居然說：『反共文學過時了！』其實反共是永遠的，文學必定是反殘暴與反無人性的並非為政治所利用呀！」、「想到我們臺灣各出版社對海外發行的管道不健全，國家對出版社也不協助，實在令人嘆息。」當然書市的不樂觀、政府的漠視，更令作者憂心。此書信集也為臺灣文學出版的歷史留下隻字片語的見證。

#### ◆ 文壇事實的澄清

此外由書信集可以發現許多文壇真相。如在書信集中發現琦君竟然自己翻譯韓文小說。孫素姬原著（韓國），琦君翻譯的〈桔子紅了〉於《純文學》月刊第1卷第1期1967年1月刊登，很多人曾經質疑琦君懂

韓文嗎？在書信集中得到證明。此外林海音為琦君出版的唯一詞作《詞人之舟》。齊邦媛也稱讚此書的出版。她說：「琦君這本詞人選集出在她十七本散文、小說集之後。讀者好似先看到樹的枝幹花葉，然後才看到樹根。這本書也好像是許多問題的答案，又似補足了她自傳裡重要的一環。」（注1）《詞人之舟》應是為琦君的出版領域有所拓展，然而琦君卻因此書銷售不好對林海音頗有微詞。若非信件的公佈，相信大家都不會了解真相。

這些書信當然較不重謀篇佈局，也不在強調文詞修飾，但其中汨汨而出的卻是一位作家句句心聲的述說、字字艱辛的歷程、鬻文度日的苦況。亦可看出琦君猶疑不定的個性，孩字氣的言語，實在與文本中呈現的形象相距千里之遙。然此書信集不啻提供了認識琦君的另一管道。

信件中琦君不時抱怨美國郵政的延遲、遺失，擔心信件的無法寄達。今日有了電子郵件的傳遞，網路信件的通行是如此順暢，然而電子郵件看過即刪的特性，也使我们喪失閱讀他人信件的樂趣，因而今日有幸再度重閱琦君書信更顯珍貴。✎

#### 注釋

1. 齊邦媛：〈自然處見才情〉，《詞人之舟》（臺北：爾雅出版社，2005年2月20日），頁1。